

燕子李三傳奇

柳溪 著



燕子李三傳奇

柳溪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石家庄

燕子李三传奇

柳 溪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9 9/16 印张 2 插页 160,000字 印数：1—672,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47 定价：0.95 元

自序

柳溪

一九八二年冬，我根据儿时听到的各种传闻，以传奇的样式写的这部《‘燕子’李三传奇》在《花山文学丛书》第二期发表后，才发现一篇有关李三生平的回忆文章，这就是《武林》杂志一九八三年第九期杭州逸人所写的《蒋有良和燕子李三》。这篇文章真实地回顾了这位侠盗如何帮助一位身系囹圄的共产党员越狱而走的详细经过。情节逼真，情挚意切，感人至深，读后使我大受感动。因此，就这次出单行本的机会，我便根据这篇回忆录的情节，又补充了一章《燕飞江南》。

清末民初，直到二三十年代初叶，武术家霍元甲与大刀王五和燕子李三，一直是脍炙人口的侠义之士。武术家霍元甲以打败外国拳师为中国人扬眉吐气而著名；大刀王五于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中，试图救援谭嗣同免遭杀害未果而著称；那么燕子李三帮助共产党员越狱，并且取得奇妙的成功，他们应该是可以媲美的，堪称是三位幽

燕大侠。

近年来武术家霍元甲和大刀王五被许多人都以歌颂的笔调写过不少文章，只有“燕子”李三，他的真实事迹尚未被宣扬出去，那么，这就是我之所以要写这部小说的意图了。

李三这个被逼为盗，以劫富济贫为业的人，虽然并不理解维新与革命，更不理解共产主义与解放全人类，但他却具有爱国爱民的思想和富于正义感，并且有高尚的品德。

此外，还须声明的是，在我准备下笔写这部书的时候，为了更准确地描写这个真实的人物，除了查阅了当时的一些旧报纸以外，我还访问了一九三二年批准枪毙李三的国民党时代北平市警察局长鲍毓麟先生，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并对证了一些当时的细节。

当然，写燕子李三的最终目的，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想展现一个我所理解的生活角落，捧出旧时代那一件件一宗宗血淋淋的事迹，描摹出旧社会一些我看过的怪诞场景，并从中得出那个时代所蕴育的事理，对于今天生活在我们新社会的青年朋友，将不是没有裨益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深夜

目 录

一、悬赏人头·····	(3)
二、王府奇遇·····	(13)
三、洪记“大碗居”·····	(27)
四、悦来店叙旧·····	(36)
五、田园往事·····	(44)
六、夜袭庄园·····	(57)
七、天桥卖艺·····	(73)
八、跟踪追捕·····	(100)
九、巧退银票·····	(123)
十、“书馆”重逢·····	(144)
十一、夜盗马府·····	(163)
十二、青云阁寻踪·····	(178)
十三、飞探涵园·····	(199)
十四、自投牢狱·····	(212)
十五、缩骨脱身·····	(227)
十六、燕飞江南·····	(238)
十七、围攻箭楼·····	(267)
十八、大出红差·····	(282)
十九、瓜棚月下·····	(298)

他——浑名叫“燕子”李三的这个人——那挂在前门箭楼柱上的人头，早已随着时间的飞逝而烂掉，但他的名字却没有随着岁月而消泯。

五十年，整整五十年前，我以一个好奇的孩子，追随过这辆载着他驶过街头的囚车。他站在车上，喝酒唱戏，流泪狂笑，犹如阿Q绑赴刑场；随后他那鲜血淋漓的人头，就被杉篙挑着，挂在古都北京的箭楼之上。

尾随的观众，鼓眼暴睛，盯视着人头，哑口无言，然后才爆发了经久不息、听不完的街谈巷议。

五十年后的今天，老人们还在唏嘘地谈论着他。

他的音容笑貌，并没有随着年轮的增长，流水似的年华，在我的头脑里消逝。在我深入生活的偶然机遇中，我有幸到过他生存过的家乡，农民们坐在瓜棚月下，谈古论今，在慨叹人生浮沉、乾坤轮转时，总要提念起他的生平；嘱托我写一篇祭文，献在他的荒冢之前，作为五十年祭。

我欣然答应这一要求，在我了解今日农村安

居乐业的责任制余暇，也无妨整理这些茶余饭后的追忆，因为我觉得这含有某些人生寓意。于是我明白：他曾经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但后人为了寄托某些哀思或向往，他也就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了。

一、悬赏人头

“叼住他，别让他再挠鸭子！”

侦缉队长马玉林，躲在春茗茶馆靠墙角的茶座上，挤着眼，对他手下两名队员低声耳语。

“膘住他，这个飞贼！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会跑掉。他妈的，他总在咱眼皮底下打秧子，这是端咱哥儿们的饭碗！”

“嘻嘻……想的美，敢在咱马队长眼底下作案？他是在耍自己的脑袋！”

“嘿，这是白送小菜儿！他莫非吃了虎心豹胆，敢在咱马队长管辖的地面卖字号？！”

马玉林黑唬着脸，不听他这两个新混事儿的伙计拍马溜须，皱着眉头说：

“少废话，他过来了，跟上他，看他下处在哪儿！再来回话！”

两个人，腿脚利索，一个手提画眉鸟笼，一个手里揉着两只山核桃，装着附庸风雅卖呆儿，阔步走出茶馆，躡进扰攘纷纭的人流，一心监视着他们寻觅许久的那个江洋大盗。

不错，在大栅栏热闹非凡的街筒子里，正走来一个戟戟不凡的人。此人身材高大挺拔，眉清

目秀，着一身燕儿灰毛哔叽短打扮，足登一双黑礼服呢圆口布底鞋，留半寸高平头，衣襟下摆垂露一节绣花裤带丝绦，胸前闪烁一条洋金表链，目光流盼，神采飞扬，正在人群中徜徉。

他年在二十七、八，风华正茂。旺盛精力与聪颖智慧，溢于外貌。他的装束打扮，既不象商号的富贾，也不似阔宅门的大少。他的气质缺少阔人的骄横，又少纨绔子弟的轻浮。他昂首阔步，胜似闲庭，此人正是脍炙人口的飞贼“燕子”李三。虽然近来市面紧张，捉拿飞贼之声不绝于耳，但他对这种风声鹤唳，却仍旧处之泰然。“艺高人胆大”，就好象是专门为了形容他。

他脸色原本赤红，因多日缺乏阳光雨露滋润，稍显苍黄。长方脸盘儿，流露出傲岸冷漠与睿智热情相混的表情。他洋洋洒洒穿街过巷，既象赴约又似游逛。

时值中秋，菊花盛开，金风送爽，游人炽烈。虽然英军侵入了云南；日军在沈阳四周演习作战；中国的军阀又在四川与中原大战，北京前门大街，依然繁华。李三迈着大步，瞥见满街筒子的商号门前，悬灯结彩，布招飘扬，好不热闹。老北京人从这条繁华市街，就可以看出北京政局变幻的迅速和莫测。在这同一条街上，就曾见识过好几种国旗——五色旗、军阀们写着姓

氏的红白旗、和张勋^①复辟的黄龙旗。李三就听过袁世凯接受“推戴”、皇袍加身的礼炮声，听过直奉两军在京畿交战的枪杀声，也听过学生列队街头为支援香港工人海员罢工而发出的呐喊声，现在充斥他两耳的又是总统当选的祝捷声。可是这些乱嘈嘈的音响，都不如对他的捉拿声重要，他对前者是冷漠的，而对后者才是关心的。他的机警，谨慎地掩藏在疏忽大意的外表之下，他给人的感觉是及时行乐，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洁身自好，祈求生存。

按照既往习惯，他昼寝夜出。可是近日通宵戒严，不仅街口设置鹿砦土垒，且通衢大道岗警整夜游动巡逻，使他难以行动，他推测北京必有大事来临。他对外界风云际会虽是漠然处之，但他也通晓这与他的生存并非无关。于是他昨晚早出速归，预定今日昼出，这是其一，其二是多日做夜行人，既不能见阳光草木，又乏人谈吐，实在烦闷无聊，且须了解行情、地理、人事、新闻，所以他从潜伏处所出来，来到前门大栅栏闲逛。

他手里拎着一个包，是他刚从门框胡同月盛斋买的三斤腱子酱牛肉，用新鲜大荷叶包着，

① 张勋(1854—1923)北洋军阀，效忠清王朝。所部 禁 剪辫子，人称“辫子兵”。1917年6月率兵入京，解散国会，7月1日宣布复辟。12日为皖系军阀段祺瑞击败，被通缉，1923年病死天津。

留着饥饿时预备个方便。此外他还提着一个用桐油罩过的猪尿脬。此物在二十年代，多为乡下人进城购货做装油之用，李三却一向用来装水，也是以备不时之需。自从去年四月张作霖大帅通电全国发表“入关系以武力作为统一全国之后盾”声明进入北京以来，横征暴敛，明抢暗夺，对黎民百姓，稍有侧目者，非砍即杀，市面异常萧条，人心惶惶。李三虽迫于生计，窜房越脊，深入高楼大院作案，但也不敢造次，常是蛰伏十数日才外出一次。七月里虽然奉军败走关东，然全国各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波及北京亦不景气。李三今日神清气爽，囊中又稍有积蓄，所以他怡然自得，好不逍遥。

他刚在丰泽园雅座吃了一顿丰盛佳肴，已觉口中干渴，噪眼冒烟，抬头见不远处有一个系红布条画着铜壶的招儿在风中飘舞，便信步走进这座春茗茶馆，打算泡壶酽茶，消渴解腻。

这茶馆颇具规模。前脸为殿庑式建筑，朱红廊柱上有一副醒目的黑匾金字对联写道：“扬子江心水，庐山顶上茶”。楼下为敞屋散座，楼上为单间雅座，店址介乎一家奶铺与酒肆之间。奶铺虽有鲜奶茶、酪干、杏仁豆腐，酒肆虽备有鲜酒活鱼，炸虾烹蟹，也未能竞夺茶楼的买卖。

李三步进茶馆，只觉清香扑鼻，茶味浓烈，顿感倍加干渴。

茶役肩搭抹布，满面春风迎住李三，点头哈腰，赶紧让座。连说：

“顾主里请，里请！”

李三目不斜视，径直朝里走去，选一屋角落座，全然没有注意两密探已尾随进屋，更没看见对面窗前茶座上，早有追踪他已两年之久的侦缉队长马玉林恭候。

“客官，您用清茶、花茶？小号样样俱全。狮峰毛尖，桔井香片，云萝大方，苏杭碧螺，最便宜的还有‘碎翠’，请您随意指点。”

李三本是山里粗人，对这一串名目全然不知，唯对最后说到的“碎翠”，却有了解。前几年他在首富地主苏月楼家扛长活时，每到麦秋农忙、或是庆祝年关春节，老东家才沏一壶酹茶，款待作活的伙计，沏的那碎末茶叶，就叫“碎翠”。他皱一皱浓眉，说道：

“要九毛六的小叶儿！”

“您要摆碟儿吗？”

“摆碟儿？好，要！”

他日常难得这样排场阔气。一个把脑袋搁在刀刃上的人，及时行乐是他的最大特点，李三也毫不例外。

霎时间堂倌儿已把小碟儿摆好，那是一盘油炸开花豆，一盘白糖核桃蘸，一盘酪干儿，还有一盘玫瑰苜蓿枣儿，另一大盘是黑白二色瓜子和榛

子、松子，摆成四样拼盘。李三刚要宽衣落座，茶役又打来一个热手巾把儿，然后把茶壶端来，斟在福禄寿的花瓷盖碗里，真是一阵茶香扑鼻。

他连着喝了两碗滚烫酹茶，方觉解渴。这时他才放目四座，见许多人在品茗闲谈，有的在凝神对弈，有的传播新闻，神色诡秘。墙上贴着“莫论国事，衣帽自理”标语，时常有军人进来弹压。李三态度沉着，没一丝儿惊惶神色。

他正在自斟自酌，忽听临座说道：

“仁兄，可否看到箭楼门脸刚贴的告示？警察局下令悬赏捉拿飞贼了！”

“飞贼？可是‘花蝴蝶’、‘草上飞’么？”

“不，你老兄太孤陋寡闻了，他们早已就擒伏法，如今逮的是‘燕子’李三了！”

“啊！他还没有落网？已经折腾好几年了！”

“就怨这些侦缉队、密探们是‘草包’，白吃饱儿，跟黎民百姓发歪诈财能耐大了，飞贼却逮不着！”

“赏格多少？”

“现大洋一千块！”

“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李三听罢，心中暗吃一惊，于是他扫视人群，见窗前那一黑粗大汉，双眼圆睁，正在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他见那人眼如鹰隼，似曾相识，又见

他以目光暗示密探，这才发现那提鸟笼及揉核桃的二人，原是从大栅栏一直跟踪他的两个家伙，他知道他已被秘密监视在这茶馆之中，真是悔不该如此大意麻痹。

临座还在议论纷纷，他无暇细听，心里盘算逃脱之计。散座屋宇虽然宽敞豁亮，但茶桌藤椅摆得甚密，茶客也多，难于施展技艺，而况他又坐在屋子犄角，几乎难于逃逸。

不，他不能坐以待毙，束手就擒。这时他眼尖手快，见玻璃窗恰巧虚掩，便提起小包、尿脬，一个鹁子翻身，跳出窗外，混进人丛，横冲直撞，逃匿而去。

“逮呀，‘燕子’李三跑啦！”

茶馆听这一声喊叫，简直如火燎蜂房，炸了大营，人们呜哇嚎叫，吓得屁滚尿流。马玉林纵然急如星火，也没能冲出茶馆。亏得两密探已先期冲出屋门，扔掉鸟笼伪装，拔腿飞跑，穷追不舍。

“喂！追上他，他是‘燕子’李三！”

两密探在后面边追边喊，招手示意。游人听到喊声，怕招灾惹祸，反而赶紧向两旁闪开，给李三让道，密探虽是十分恼火，但李三毕竟畅行无阻而去。

李三甩开飞毛腿，快如风火轮。他跑出了大栅栏，见游人仍是云集，有如过江之鲫，便打定

主意，顺西河沿人烟稀少的僻静堤岸，迅跑下去。他决心到离此不远的一座王府躲避追踪。

以李三的粗陋愚顽，并不知晓这是前清哪位王公大臣府邸，究竟是奕劻总理大臣府？是载沣摄政王府？是敦王府还是庆王府？但他却熟悉这座王府内的一切路径、房舍、货仓、马厩；他也知道哪儿是王爷的上房，少爷的厢房，小姐的绣房，佣人的下房。他不仅常常窜入内宅，而且有时住在王府闲院，夜间喝酒猜拳，点灯聚赌，如在自家公馆。说的玄虚一点，有几次深夜，他甚至还在梅花格子窗外，偷听过微服化装的袁世凯向逊帝溥仪和王公大臣许诺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的私房话儿。在他走投无路的危急时刻，他就想到这座王府避难。他知道正门森严，便钻进一条夹道，但见青砖瓦舍，高墙林立，这正是王府后院。李三毫不怠慢，只见他稍一点脚，纵身一跃，来一个“八步登空”就蹿进了高墙。

两密探赶到，跑得呼哧累喘，肝肠乱颤，搜索周遭，不见踪影。他俩站下，围着高墙转了两匝，一个密探跺着脚骂道：

“嘿呀，这蠢贼必是窜进王府，你我莫如进府搜索一番，定能把他擒住，你看怎样？”

说话的这一侦探，名赵魁元，是天桥一带杂八地有名的混混儿。他不过是一个“掐灯花”

“扫亮子”^①的入户小贼儿，才被吸收到侦缉队两月有余，规矩礼法，一概不懂，只觉这悬赏千元，令人垂涎。他今年不过二十四五，正是争强好胜邀功请赏之年，见对方沉吟不语，便着急说：“钱大哥！这方法使得也不，你倒是说话呀？别后锅的水——温起来，老太太吃柿子——你咋闷口啦？”

另一侦探，姓钱名振祖，原是“大轮党”^②首领，一年前犯事，才投靠侦缉队。此人三十出头，做事精细，路数较多。他停歇半晌，才说：

“老弟，你新混事，有所不知，北京这地面上，金枝玉叶，圣子龙孙，军阀寓公，藏龙卧虎，有钱的王八都要大上三辈儿，有来历的名妓名优，拔根汗毛比咱腰粗，可不敢轻举妄动。依我看，小弟在此死守，我先去报告马队长，再带人来搜查不迟！”

赵魁元听钱振祖说得颇有道理，便自己留在王府夹道蹲坑儿，让他前去火速报告。

钱振祖连跑带颠，赶回春茗茶馆。茶厅内早已恢复秩序，顾主又喝茶下棋，说古道今，谈天说地，只是屋角窗前茶座，不见了马玉林。他只

① “掐灯花”指专在晚上偷。“扫亮子”指专在黎明时偷。

② 即在火车上行窃，旧时称“大轮党”。